

徐名家 乐精品 乐

名家

精品

古画好，而且越古越好，
哪怕技法幼稚，也幼稚得饱满，
精细则不失随意，
巨制如范宽山水，
气势雄伟，
细看每个
局部却是
那样安静。
古画好在
那里，
技法可学，
气息不可追也。
无论天才还是



小画家，只要有作品出来，
都反映了自己的个性，
只是有张扬、强化和贴近、
自然流露的差别。
换句话说，前者立意要独创个性，
后者可能还没意识到个性为何物呢。
一个人画画走哪条路，
貌似有选择，
其实没有选择——你的个性
和能力决定了一切，
拿现在时髦的话讲，
基因决定了的。

人物 物
人物 物
人物 物
人物 物



河南美术出版社

徐名家乐精品乐



河南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徐乐乐 / 徐乐乐绘 . — 郑州：河南美术出版社，

2003.8

(名家精品)

ISBN 7-5401-1106-2

I . 徐 ... II . 徐 ... III . 中国画 : 人物画 - 作品集 -

中国 - 现代 IV . J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51807 号

名家精品 · 徐乐乐

作 者 徐乐乐

责任编辑 李学峰 文 晓

封面设计 刘 梅

版式设计 文 宏

责任校对 敖敬华

出版发行 河南美术出版社

电 话 (0371) 5727637

制 版 郑州丰彩画册制作有限公司

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

开 本 889×1194 毫米 1/16

印 张 2

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2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401-1106-2/J·992

定 价 18.00 元

简历

徐乐乐，1955年6月生于南京市，1976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，1978年进入江苏省国画院至今。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国家一级美术师。出版有《徐乐乐高士图册》、《徐乐乐画集》等。



搜句图
41cm × 29cm 1999年

搜句圖
己卯年樂
畫





扑蝶图

41cm × 29cm 2000年

自传

1955年出生。先后在南京市丁家桥小学、山西路小学、宁海中学、二十九中学上学。1973年高中毕业。

1973年，幸运之年。南京艺术学院破例在中学生中招生，我便成了幸运儿，作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。

1976年毕业之际，我不甘示弱紧追潮流，要求到农村插队，还要到“最艰苦”的地方。在经过各级欢送会后，戴着大红花，光鲜鲜、昂昂然去了江苏省连水县，落户在一个生产队里。

两年之后，江苏省国画院恢复成立，我又回到南京，作为学员进了国画院。两年的时间从农村获得了什么？真是“知道”了不少。各种经验历数起来足以让我自己感动：种棉割麦、锄草喷药、收蚕茧、卖棉花、卖化肥，做了半个月妇女队长，当了回劳动模范，办了一期无疾而终的扫盲班，等等等等。

仍然是幸运儿，进了江苏省国画院，从1978年直到现在。如今很知福了，只要画院不解散，打算一直呆到退休。以上为自传。





不開口笑是癡人
梁布袋和尚作
徐樂樂



布袋和尚

41cm × 29cm 1999年

学画

话说在南京艺术学院上学时，临过少量古画，计《簪花仕女图》一人，《贯休罗汉》一人。一位老师带我们去收藏家处，看到任伯年画若干。外出写生时，一同学常发出惊叹：啊！瞧这个水口！一转身：马远！再一转身：夏珪！算是对我的国画启蒙教育。还看过一次傅抱石画展，懵懵懂懂。

进了画院，亚明先生重视传统，指示一班学员人马钻进南京博物院故纸堆里临摹古画，计：任熏仿陈老莲仕女图一幅，任伯年写意人物一幅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，国外新潮涌进，各种现代派闻风而起，我那易受影响的头脑受到了影响，画一些莫名其妙上楼梯下楼梯的人形，水墨乱泼，有眼无珠等等。亚先生不乐意了：“这里是国画院，不是西画院！”当时不服气，想当反传统英雄。可是后来自己熄火了。绕了一大圈，从玛格利特画到芭蕾舞，没找到立足点，又转回来了。

某次在上海博物院，看到陈老莲一幅扑蝶图，线条细，花纹细，白粉用得吝啬，令人愉悦之极，直看到玻璃上哈气一片。就是它了。

到现在，还有更心仪的如雀子忠、钱选、赵孟頫历代大师和宋、唐、晋画等等。但陈老莲的影子是脱不掉了，算是恩师。

多年的经验，好歹也有一个总结。一个人画画走哪条路，貌似有选择，其实没有选择——你的个性和能力决定了一切，拿现在时髦的话讲，基因决定了的。既然如此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。

竹里勘书

41cm × 29cm 2000年



庚午秋笑三溪虎



虎溪三笑
66cm × 35cm 1999年

●看● 画

无论是身处博物馆看历代绘画陈列，还是浏览古画名册，一个印象是抹不掉的：唉，一代不如一代。这个印象到了明清尤为强烈。古画好，而且越古越好，哪怕技法幼稚，也幼稚得饱满，精细则不失随意，巨制如范宽山水，气势雄伟，细看每个局部却是那样安静。古画好在那里，技法可学，气息不可追也。

每个朝代的绘画都有它自己的气息。前面的气息“礼赞”可能玄了点，具体简化了说，即造型、用笔。举人物画为例，不知历史究竟为何要这样发展，朝代愈近，造型愈弱，因弱生怪，怪而生凶，用笔则日渐浮躁。单是想想这些名字就足以说明问题了：顾恺之、阎立本、周昉、李公麟、刘松年、钱选、赵孟頫、唐寅、仇英、陈洪绶、改琦、黄慎、金农、任颐。任氏的丁头鼠尾夸张成这副模样，放在唐、宋简直不敢想象：画能这样画这样画么？还不算黄慎、金农的丑、怪。一千五百年的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，或者说，就是这样衰落的。没办法，“时代气息”嘛。

但是和今天相比——今天是什么？法无定法，百花齐放，写实、抽象、泼墨、泼彩——相比之下，任颐他们还是古人。再怎么折腾，仍然丁头鼠尾，在骨法用笔的范畴内。

“古代”一去不复返了。

大约好多年前，一次在上海博物馆历代绘画陈列室，一张张画看下来，到吴昌硕，特别刺眼，第一反应是：虚张声势。现在细想来，似乎明白了“金石味”、“力透纸背”、“笔力功夫”这些词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就是改革、出新、独创个性，同时也是破坏，正可以用上那句耳熟能详的话：“破字当头，立也就在其中了。”

吴昌硕在世名气就大，现在依然，近代名家排名必列其中。他确实立属中国绘画革新之“巨匠”，说不定是革得最彻底的一位。骨法用笔到了他这儿，来了一个惊人的突变。他为时人欣赏与追随，说明了整个时代的审美取向，是笔墨当随时代的一个例证。

古往今来，无论大才还是小画家，只要有作品出来，都反映了自己的个性，只是有张扬、强化和贴近、自然流露的差别。换句话说，前者立意要独创个性，后者可能还没意识到个性为何物呢。

这始终是两个不同的世界。

一方面传统画一代不如一代，一方面时代滚滚向前，对于像我这样在今天仍然试图学古的人来说，理应感到两面夹击的压力。奇怪的是，这些并不能真正影响到我的心境，今不如昔的结论只会使我感到踏实，打消了野心、妄想，老老实实干活而已。另一方面，既然时代滚滚向前，非常幸运地进行到了现在这个宽容的时代，允许你有自己的空间，允许你有选择的自由，允许你笔墨可以不随时代，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？



罗汉图

41cm × 29cm 1999年



看竹

41cm × 29cm 2000年

闲聊 古人

我画中国画已有不少年头了。所画的题材一直很固定，可以说是对传统亦步亦趋。画女子不外是闺阁幽思、仙境神游，画男人则表现传统的文人思维：淡泊的、儒雅的、闲情的、懒惰的，不是高士，便是隐士，不是竹林七贤，便是饮中八仙，总之个个都是一副做不成大官，只好退而寄情山水的典型姿态。

一句“进则匡扶社稷，退则独善其身”的名言，实在一语概括了中国文人的处世纲领。当然啦，在官场蝇营狗苟，这一类题材既不入诗，也不入画。可是自古以来很少有几个诗人、画家不是先尽一切努力去挣得官场一席之地的，只因位置有限，不得已，安心做艺术家。辞官而去的陶渊明，说得很明白：不为五斗米折腰。若是五十斗米呢？嫌官太小也。辞官归田这一情节倒是很入画，陈老莲画中的陶渊明，将印解下丢给一哈腰弓背之小人，那神态之不屑，煞是风光。历代诗词中歌颂这一壮举的比比皆是，将之奉为最佳理想归宿，可是陶公自己呢，辞官之后的生活可就惨了。

唐代王维的一首诗给我印象很深——当然是通过注释——诗中王维具体而坦率地劝孟浩然不要太急于求仕。“无劳献《子虚》”，意思是无须以献赋去谋求卑官微禄。我孤陋寡闻，诗歌



风鱼归舟

66cm × 50cm 2001年

可以派这个用场这会才知道，再一想，画画也何尝不如此，再一想，“学而优则仕”嘛，天经地义也。以为山水诗人王维自己可以超脱了，可一读其生平：“王维因负罪谴，无可奈何，因此隐居终南辋川时期与山水契合无间。一旦被张九龄起用，就和山水疏远了。”也免不了。

一定也有例外，元代倪瓒的画我一向仰慕。简介中有这么一句：“家豪富，元末卖去田庐，浪迹湖泖。”可了不得，一句话里包含的信息之多，且样样让人惊异。家境不止富裕，而是豪富，古来画家几人有如此福气？可是看他的画，疏林萧条，弃绝人烟，哪有一点豪富的踪影？难道真应验了一个说法：唯其丰裕，才有土颓废？我想倪瓒定是不屑做官了，不过还得说明一点的是，元代文人不仕者颇多，朝廷被蒙古人占去了，大汉民族深以为辱，所谓“乱世之后，闭门深思”是也。且慢，这位出身豪门的画家让人惊异之处还不止这些呢。喜欢读周作人文章的人们大概会知道他的名言：“一说便俗。”周作人对自己和鲁迅之间兄弟失和不提，就是用以上四个字作为遁词。读了他的自传之后，方知源于倪瓒。转抄如下：“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，绝口不言。或问之，元镇曰，一说便俗。”好一个倪瓒云林，真沉得住气也。

话说回来，文人失了意，转而独善其身，以淡泊为最高境界，未尝不是好事。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中，除了远的屈原，近的王国维，两千年来绝少有艺术家仅仅为失意绝望而自杀，可见其化解痛苦的作用。当然是另一个话题了。

到了如今，大多数画家倒是真可以堂堂皇皇地自称不屑做官了。但是官欲可免，这个世界却绝不缺少其他可供刺激的世俗欲望，比古代只怕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能够真正安心画画的福气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的。再回到我的题材上来，画的是超俗了吗？好比很多古诗中表述的，做着官却思念着鲈鱼脍，泛舟东湖，不过是在纷乱浮躁、急功近利的世界中一个遥远清纯的理想，燥热的夏天里一杯清凉饮料罢了。



秋清古思

132cm × 33cm 2001年

红粉知己图

41cm × 29cm 1999年

畫於己卯春月
徐樂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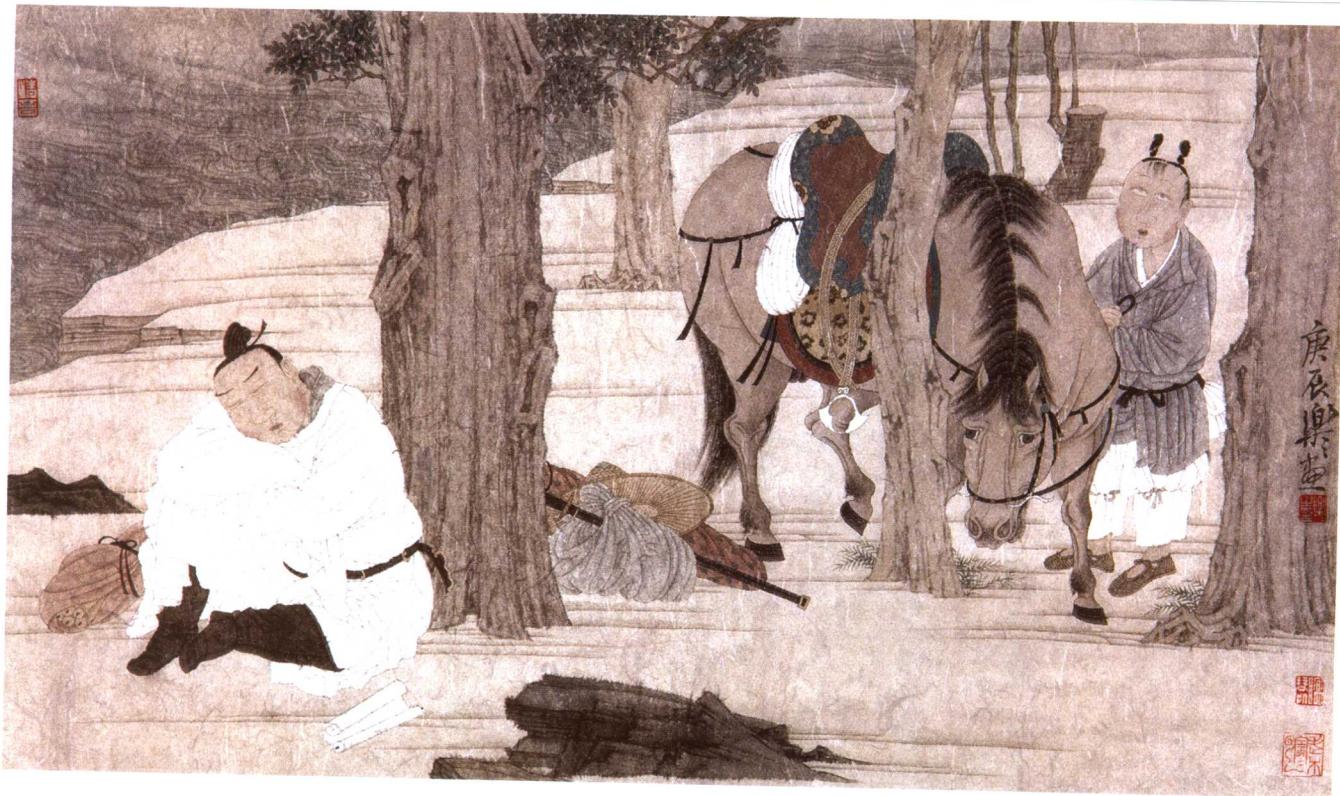




秋清古思(局部)

132cm × 33cm 2001年





行旅图

66cm × 46cm 2000年



琴思

40cm × 40cm 1999年



行旅图(局部一)
66cm × 46cm 2000年



布袋和尚



布袋和尚
36cm × 25cm
2000年